

適園叢書

張宗祥



通國書舍



張氏藏

圍鑪詩話卷之三

古吳 吳 喬 修齡氏述

問曰初盛中晚之界如何答曰商周魯之詩同在頌文王厲王之詩同在大雅憫管蔡之常棣同在小雅述后稷公劉之豳風與刺衛宣鄭莊之篇同在國風不分時勢惟夫意之无邪辭之溫柔敦厚而已如是以論唐詩則初盛中晚宋人皮毛之見耳不唯唐人選唐詩不分人之前後卽宋元人所選亦不定也自品彙嚴作初盛中晚之界限又立正始正宗以至旁流餘響諸名目但論聲調不問神意而唐詩因以大晦矣品彙多收景龍應制之詩遂有初盛典重之說錢牧齋謂其人介於兩閒不可截然劃斷余則謂唐人隨題成體非有

一定之體沈宋諸公七律之高華典重以應制故然非諸詩
皆然而可立爲初唐之體也如南宋兩宮遊宴張掄康伯可
輩小詞多頌聖德祝升平之語豈可謂是乾道淳熙之體耶
詩乃心聲心由境起境不一則心亦不一言心之詞豈能盡
出於高華典重哉是以宋之問遇佳人則有妒女猶憐鏡中
髮侍兒堪感路旁人徐安貞聞箏則有曲成虛憶青娥斂調
急應憐玉指寒銀鎖重關聽未闌不如眠去夢中看杜審言
春日有感則有寄語洛西風日道明年春色倍還人沈佺期
有林中覓草纔生蕙殿裏爭花并是梅又有梅花落盡疑殘
雪柳葉開時任好風過嶺詩通篇流利郭元振寄劉校書有
才微易向風塵老身賤難酬知己恩張說幽州新歲詩感慨

淋漓灑湖山寺詩閒適自賞又有云繞殿流鶯凡幾樹當溪
亂蝶許多叢蘇頌扈從詩尙有雲山一一看皆美竹樹蕭蕭
畫不成諸公七律不多而清新不典重之句已有如此使七
律如中晚之多不知更何如也劉得仁晚唐也禁署早春詩
亦用宋沈應制之體使大歷開成人不作他詩祇作應制詩
吾保其無不高華典重者也夫景龍應制之詩雖多而命意
布局使事无不皆同則多人祇一人多篇祇一篇安可以一
人一篇而立一體詩旣雷同則與今世應酬俗學无異何足
貴哉盛唐博大沈雄亦然孟浩然有坐時衣帶縈芳草行卽
裙裾埽落梅張謂有櫻桃解結垂簷子楊柳能低入戶枝王
灣有月華照處空悲妾風雨傳砧不到君萬楚有眉黛奪將

萱草色紅裙妬殺石榴花誰道五絲能續命卻令今日死君
家子美之卻繞井欄添箇箇偶經花藥弄輝輝等不可枚舉
皆是隨題成體不作死套子語也詩必隨題成體而後臺閣
山林閨房邊塞旅邸道路方外青樓處處有詩子美備矣太
白已有所偏餘人之偏更甚絕无祇走一路者也弘嘉嗜盛
唐祇走一路學成空殼生硬套子不問何題一概用之詩道
遂爲異物七律盛唐極高而篇數不多未得盡態極妍猶三
百篇之正風正雅也大歷已多開成後尤多盡態極妍猶彼
變風變雅也夫子存二變而弘嘉人嚴擯大歷開成識見高
於聖人矣

詩乃一念所得凡一念中唐宋體有相參處何況初盛中晚

而能必无相似耶如杜牧之華清宮詩霓裳一曲千峰上舞
破中原始下來語无含蓄卽同宋詩又云一騎紅塵妃子笑
無人知道荔枝來語有含蓄卻是唐詩宋人乃曰明皇嘗以
十月幸驪山至春還宮未曾過夏此與譏辭王壽王同席者
一等村夫子宋玄鉉曰欲眠未穩奈如何秋盡更殘風雨多
且向夜窗憑檻望幾聲寒蟄碧煙蘿並不透脫此又與明詩
相近矣

問曰三唐變而益下何也答曰須於此中識其好處方脫二
李惡習得有進步左傳一人之筆而前厚重後流利豈必前
高於後乎詩貴有生機一路乃發於自心者也三唐人詩各
自用心寧使體格稍落不屑襲前人殘唾是其好處識此自

眼方開惟以爲病必受瞎盛唐之惑忠不可以常忠轉而爲
質文春不可以常春轉而爲夏秋初唐不可以常初轉而爲
盛唐盛唐獨可以七八百年常爲盛唐乎活人有少壯老土
木偶人千百年如一日

開成已後詩非一種不當概以晚唐視之如時挑野菜和根
煮雪滿長安酒價高之類極爲可笑平淺成篇者亦不足觀
至如落花之高閣客竟去小園鶯亂飛五更風雨葬西施節
使筵中之幕外刀光立從官牡丹起句邀勒春風不早開眾
芳飄後上樓臺當筵始覺春風貴妓人之劍截眸中一寸光
薄命曾嫌富貴家瘦去誰憐舞掌輕弔李義山之九泉莫道
三光隔又送文星入夜臺別妓之枕上相看直到明憶妾之

從此山頭似人石丈夫形狀淚痕深之類皆是初唐人未想到者故能發學者之心光豈可輕視初盛大雅之音固爲可貴如康莊大道无奈被沈宋李杜諸公塞滿无下足處大歷人不得不鑿山開道開成人抑又甚焉若鈔舊而可爲盛唐章柳溫李之倫其才識豈無及弘嘉者而絕无一人識法者懼也以初盛視中晚如京朝官之於下僚以初盛視弘嘉如京朝官之於蒙金木偶

問曰先生嘗言三唐與宋元易辨唐明難辨者何也答曰此爲弘嘉派言之也若唐明易辨則二李俗學爲人排擊盡矣安得蹶而復起耶世亦有厭賤俗學者而意中陰受其害祇求好句不論詩意則其所謂唐詩止是弘嘉詩也讀唐人之

詩集則可以知其人之性情學問境遇志趣年齒如韻語陽秋之評太白者可以見太白詩從心出故也讀明詩集了无所見以作者倣唐人皮毛學之者又倣其皮毛略无自心故也夫唐无二盛唐亦无多人而自弘嘉以來百千萬人百千萬篇莫非盛唐豈人才獨盛於明瑤草同於竹麻蘆葦乎此何難知逐臭者不知耳

竊自謂能辨唐明惟吳喬爲最六十年前視唐明皆如蘭蕙五十年來視唐明之善如野岸草花而弘嘉之詩同於大穢不然不爲能辨唐明也

劉長卿云孤城背水寒吹角獨樹臨江夜泊船一本作獨戍余意獨戍爲是有戍卒處堪泊船也及讀地志其地有獨樹

口乃知古人詩不可輕議

唐詩紀事王之渙涼州曲是黃沙直上白雲閒坊本作黃河
遠上白雲閒黃河去涼州千里何得爲景且河豈可言直上
白雲耶此類殊不少何從取證而盡改之

楊升菴謂韋蘇州西澗詩是獨憐幽草澗邊行行與憐相應
是勝

劉長卿過賈誼宅詩云漢文有道恩猶薄湘水无情弔豈知
寂寂江山搖落處憐君何事到天涯祇言賈誼而已意自見
岑參寄杜拾遺云聖朝无闕事自覺諫書稀反言以見意也
宋人譏其爲順從以活句爲死句矣

用古能道意述事則有情劉禹錫送館閣出尹河南者云閣

上掩書劉向去門前修刺孔融來楊巨源老將云知愛魯連
來海上肯令王翦在頻陽是用古道意者也若如戴叔倫之
陳琳草檄才猶在王粲登樓興不賒韓翃之才子舊稱何水
部使君還繼謝臨川則浮汎无情開弘嘉門逕

句中不得有可去之字如李端之開門見新月卽便下階拜
卽便有一字可去千尋鐵鎖沈江底一片降旗出石頭上四
字可去

盛唐不巧大歷已後力量不及前人欲避陳濁麻木之病漸
入於巧劉長卿云身隨敝履經殘雪皇甫冉云菊爲重陽冒
雨開巧矣柳子厚之驚風亂飈芙蓉水桂嶺瘴來雲似墨便
著色相姚合送使新羅者云玉節在船青海怪則更險急爲

避陳濁麻不惜也如右丞之明月松閒照清泉石上流極
是天眞大雅後人學之則爲小兒語也

韻語陽秋云沈瀟汎瀾等字不可趁韻湊平仄而倒用之余
謂芊芊悠悠等字亦不可獨用一字

古今詩話云王右丞終南詩譏刺時宰其曰太乙近天都連
山接海隅言勢位蟠據朝野也白雲迴望合青靄入看無言
有表無裏也分野中峰變陰晴眾壑殊言恩澤徧及也欲投
何處宿隔水問樵夫言託足无地也余謂看唐詩常須作此
想方有入處而山谷又曰喜穿鑿者棄其大旨而於所遇林
泉人物以爲皆有所託如世間商度隱語則詩委地矣山谷
此論又不可不知也

唐人詩有平頭之病如竇叔向之遠書珍重舊事淒涼去日
兒童昔年親友唐彥謙之汨隨紅蠟腸比朱弦梅向好風柳
因微雨亦當慎之

唐詩情深辭婉故有久久吟思莫知其意者若如走馬看花
同於不讀

右丞送人云不行无可養行去百憂新切切委兄弟依依向
四鄰當置三百篇中與蓼莪比美其曰秋風正蕭索客散孟
嘗門十字比一篇別賦

唐人作詩意細法密如崔護云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
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後改爲人面祇
今何處在以有今字則前後交付明白重字不惜也昔有好

捉人詩病者謂某句出於前人某句亦未必然余曾有試鐙
詩云雪月梅花三白夜酒鐙人面一紅時 今說崔護詩乃
知古人受誣者多矣前人詩句甚多後人自當有相同者那
能顧慮但作者嚴絕三偷唯求自盡吾意偶同勿論也

詩意大抵出側面鄭仲賢送別云亭亭畫舸繫春潭祇待行
人酒半酣不管煙波與風雨載將離恨過江南人自別離卻
怨畫舸義山憶往事而怨錦瑟亦然文出正面詩出側面其
道果然

詩之似雕琢也有故意多字少煉多就少似乎雕琢雕琢非
詩也

唐時詩人不肯苟同所以能自立齊己見韋蘇州倣韋體作

數詩以投之韋大不喜獻其舊作乃極嘉賞曰人人自有能
事何得苟同老夫耶樂天義山詩體絕異樂天見義山詩愛
重之極謂曰我死後當爲爾子故義山名其子曰白老弘嘉
貴人莫不收拾同調互相標榜李杜不死高岑復生以誑誘
無識蓋唐人務實明人務名子瞻所謂羣兒自相名字者也
詩思太苦則爲方干太易則爲子瞻消息其閒甚難

古人詠史但敘事而不出己意則史也非詩也出己意發議
論而斧鑿錚錚又落宋人之病如牧之息嬀詩云細腰宮裏
露桃新默默无言度幾春至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墮樓
人赤壁云折戟沈沙鐵未消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
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用意隱然最爲得體息嬀廟唐時稱

爲桃花夫人廟故詩用露桃赤壁謂天意三分也許彥周乃
曰此戰係社稷存亡祇恐捉了二喬措大不識好惡宋人之
不足與言詩如此張又新贈妓詩雲雨分飛二十年當時求
夢不成眠夢用襄王神女事也幽閒鼓吹譏之曰不眠安得
成夢此亦淺處何以不見耶

杜惇以西川節度移淮海溫飛卿題其橋亭云卓氏門前全
綫柳隋家隄上錦帆風貪爲兩地行霖雨不見池蓮照水紅
杜氏贈之千緡使明人作此題非排律幾十韻則七律四首
說盡道德文章功業名位必不作此一絕句又如此輕淺造
語杜氏亦必以爲輕已風俗已成莫可如何也應酬詩不做
爲善不得已做之慎勿留稿入集